

聯副二十五小年說選中

L386

聯合報
叢書

聯副二十五年小說選
中冊



聯合報叢書

聯副二十五年小說選中冊

編選者 聯合報編輯部

發行人 王必報社

出版者 聯合報社

總經理 新閩局登記證局版台報字〇〇二九號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

電話：七六〇二六二一六二一三七
印刷者 振文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 新台幣一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第七次印行

印翻禁・權版有

目錄

目錄

作家.....	盧克彰 五
夢與獅子.....	金 陵 五
生存的條件.....	奔 燭 五
風燈.....	黃金枝 五
海.....	林懷民 五
墓前.....	鍾 正 五
電線桿上.....	孟 際 六
一.....	

大悲咒·····	王尙義 六七
祭·····	王尙義 五五
邀晤·····	陳若曦 五七
微弱的光·····	桑品載 六三
坍方·····	章君毅 六二
相親·····	黃 娟 六九
百元·····	陳若曦 六七
小南的日記·····	歐陽子 六三
「城仔」落車·····	黃春明 五二
失業·撲克·炸魷魚·····	七等生 五七
父親的眼淚·····	符兆祥 六五
六月之戀·····	黃 懿 六三
小孩求雨·····	段彩華 六九
白馬·····	七等生 六五
夕暉·····	蔡文甫 六一
喜酒·····	段彩華 六七

沒有糖的咖啡.....	劉鑒儀 七〇
帳內人.....	鍾鐵民 七五
金魚缸裏的黃昏.....	莊 因 七五
二十八歲.....	孟 絲 七一
祖父的故事.....	文 心 七三
死信.....	水 晶 七九
兩萬年的歷史.....	黃春明 八五
打炭.....	江 上 八七
白鳥.....	門偉誠 九三
鐵道上.....	林懷民 九六
釣魚.....	張系國 九二
午夜.....	趙 雲 九七
移植來的黃昏.....	王家誠 〇三
撒了一地的玻璃球.....	於梨華 〇九
月光・枯井・三腳貓.....	聶華苓 〇九
紫浪.....	張菱鈴 〇九

終點·····	喻麗清 八五
他不在家，真好·····	王令嫻 八九
殺人者·····	華 嚴 八九五
沒有感覺是什麼感覺·····	季 季 九〇九
沙上足跡·····	康 白 九三三
石罅中的小花·····	鍾鐵民 九三三
塑膠葫蘆·····	季 季 九四四
稻草球·····	楚 卿 九七三
昨日之怒·····	楊 蔚 九八一
盪在鞦韆架上的女孩·····	江 玲 一〇〇七
希望我能有條船·····	蔣 勳 一〇三九
麗·····	司馬中原 一〇四四
深夜的舞會·····	胥盛祥 一〇七三
愛的陷阱·····	蔡文甫 一〇八三

作家

盧克彰

二麻子跟我正在剝地瓜籐。

「噓！」老頑固做了個手勢。「聽！是不是猴子在叫！卡牠一隻來打牙祭。」

這裏是東部濱海的山地，我們三個合夥開墾兩甲多地，餵了十二條豬。老頑固、二麻子和我；我四十剛出頭，老三，他們管我叫么鷄。老鰥夫集一堆，便滑稽地顯得天真活潑。

西北風順山谷向裏面吹，隱約聽到一陣歌聲。

「誰！這傢伙好像很開心呢！」老頑固不屑地說。

「他在唱滿江紅，我也會唱。」二麻子老歡喜插嘴。

風在漩盪。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作家

「我也會唱，喏。怒髮冲冠憑欄處，瀟瀟雨歇——」

「別咋唬好嗎？二爺，夜深啦。再不剎好黃爛，明早老祖宗可要造反啦！」老頑固把那些豬叫老祖宗。

二麻子不服氣，硬是唱完了仰天長嘯才剎住。

以後好幾天晚上，都聽到那古老怨憤的歌聲。

「這不成，我說二麻子，你抽空去探聽一下，到底是怎樣一位人物。」老頑固含意地看我一眼。「可把我們的小么鷄弄得心神不安啦！」

第二天，我們在山上挖地瓜。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跑了上來；他以喜悅的眼神環顧四週高山的林叢。

「啊！你們各位辛苦了。」他笑吟吟的招呼我們。

「沒有呀，不這樣，老祖宗不答應呀。」老頑固疑惑地打量着他。「你老兄是新來的？」

「是呀，就住在這裏出去的山坳裏，有空來玩。」

「你是到山上來生產的吧，開多少地？」二麻子問。

他摸了一把面孔乾澀地笑笑。「嘿，沒種地——嘿——我是——看！這環境多美，簡直是太好啦！」

「噢！」老頑固若有所思。「原來天天晚上唱那——」

「滿江紅。」

「對，就是那什麼紅，一定是你嘍？你老兄可真開心呀！想來情形必定很好，唱唱小調兒可以過日子啦。」

「沒有，我是——嘿——這裏——大自然是如此的偉大莊嚴，喏，你不覺得這棵古松多麼蒼勁秀挺嗎？」

它——」

「是的，它遮了半片地的陽光，我們挖好地瓜就要燒死它。是麼，公雞？」

我點點頭。

「唉！是這樣嗎？」他搔搔頭皮。

「你老兄的生活是？」

「我——嘿——一個人簡單，是麼？因為山上環境——」

「我們那些祖宗從來不講究環境，一天沒有一百多斤地瓜不過門，老兄。」

他顯得不好意思，無可奈何地乾笑着。不一會，搭訕着沒趣地走了。

「要當心一點，這是個拆白黨。」老頑固肯定地說。

「看樣子倒像是斯斯文文的讀書人。」

「讀書人？哼！我見得多了。從前我們連上有個師爺——就是現在的文書，也是讀書人，那才作孽。」老頑固一提起幾十年前部隊裏的事，就沒有個完。他一面挖地，一面把他所見到讀書人的事講給二麻子跟我聽。

嗨！那師爺真作孽！我們老連長是響馬出身，一字不識；什麼都好，就是跟讀書人過不去。是個癩痢，頭上沒一根毛，終年六月戴着軍帽。他一發脾氣，光油油的頭皮上就充滿了血，紅閃閃的好怕人，就是戴着帽子也看得出，後腦跟面頰像冒火燄一樣。弟兄都曉得，只要說「那玩意兒發作啦！」大家規規矩矩，再不敢隨便。好啦！我們師爺就够受啦，連長常常要他倒夜壺，倒臉水，儘找他的樂子，只要心裏發悶，就逗着他玩。

有一天，師爺在公事上寫錯了字，團裏的人說閑話啦；老連長臉上哪掛得住！那玩意兒立刻發作啦，集合隊伍，要打師爺屁股。乖乖，這豈是鬧着玩的？三扁擔，保你打爛腿，痛死過去。師爺臉跟紙灰一樣白，癱在地上直抖索。那末怎麼辦呢？那時我是班長，我們大家向連長求情；總算免打屁股，罰他金鷄獨立。要他一手高擎毛筆，一手托着墨硯，彎起一隻腳，這樣站立着。連長說，這是魁星高照，他說學堂裏的魁星菩薩都是這個樣子。于是，嗨，師爺真他媽媽的，站不住，放下彎起的腿，連長就給他一巴掌。臉上紅紫青白五色俱全，墨硯裏的墨汁澆滿全身，後來熬不住倒在地上，連長才饒了他。讀書人？你們曉得那是什麼味道啦！

「我不是說你，小公雞，你別多心；那是三十年前的事。」老頑固後來對我說：「不過，如果有兒子的話，寧可溺在毛坑裏，也不讓他去做讀書人。」

過幾天，有人來談起，說那是個什麼作家；靠寫點稿子過活；情形不很好，可是他倒怪開心，整天在山上逛。

「我沒有說錯吧，那就是拆白黨。不過，我說小公雞，既然寫寫字可以混錢，你也試試看；找幾個外快，把我們的老祖宗餵得肥一點。」

「那有這末簡單，沒學問怎行？」我不由衷地說。

「學問？我們師爺學問可不錯呀，又有鳥的用！現在大家講混，哪認得來真？隔天我們跟那拆白黨去談談。」

那天我們去找他，他正在門前兜圈子，低頭皺眉，像是整個國家大事壓在他一人身上似的。

「喂，你老兄在想什麼心事？」老頑固問他。

「沒有呀，」他不好意思的笑笑。「我只是——嘿——想一點題材寫點東西。來，各位到裏面坐。」

「好像很辛苦嘛，是麼？一篇稿值幾文？」

「短稿不過百把塊錢，嘿，刊登的機會不多呢。」

「嘿！」老頑固想了一下，沒等屁股挨到凳子上就大聲嚷着要回去。「啊，天啊！你老兄要寫多少稿子才抵得上我們老祖宗一條腿呀！走，二麻子、公雞，別浪費時間快點回去照顧老祖宗。再會，你老兄是讀書人，你比我們師爺強多啦。」走到外邊，他不屑地對我們說。「怎麼樣？我說是拆白黨準沒錯。五十歲啦，我還會看得少！」

約莫半個來月，有兩三天晚上沒聽到那位作家的歌聲。

「那拆白黨怎的沒聲響啦？不會出什麼岔吧！」老頑固晚上儘咕咕，第二天一早就跑去打聽消息。

「你們知道怎樣？真笑死人啦！」他一回來，就大聲笑着。「那拆白黨生病了，有氣無力的躺在床上。我心裏有數，走到灶前一看，至少有三天沒生過火啦。公雞，你趕緊替他捎點藥去。」

老頑固量了半斗米，要我送去；並且要我勸勸他少現世，不如跟我們一塊兒來調理老祖宗實惠得多。我送米去時，他躺在床上。瘦得多了，很萎靡。看到我，想掙起來；我按住他，請他別客氣。

「真難爲你們，我是——嘿——身體不太好。稿費嗎？咳！總是要差這末幾天，我——嘿——」

「別太操心，少寫點東西，身體要緊。」

「少寫嗎？嘿——我根本只寫一點點，那只是填肚子的。你曉得嗎？沒有辦法寫，我——嘿——綠燈戶——你去過綠燈戶？什麼？沒有？咳，那才遺憾！裏面有好多文章！你知道，她們——就是那些跟我們一樣爲生活煎熬的娘兒們，看到八十歲的老嫗客，肉麻地叫着哥哥，老頭子的口袋鬆啦，于是，咳，鈔票也就多啦！你懂嗎？我——嘿——總學不會那一套——是不是？我們——我是說這是一種邪氣；我們看——人家有文藝——我們有啥？爲什麼嗎？咳，那是——嘿——是歷史的，制度的，還有一股逆流——你看人家已經到——新的——我們却摟着八十歲的老頭兒叫哥哥——喏——我們——」

我看到他那付亢奮和語無倫次的神情，心裏有點怕，連忙辭了出來。我想，他當然不是如老頑固所說的拆白黨，不過或者神經上有點毛病。

那天晚上，我們隱約地又聽到那歌聲了。

「這拆白黨，吃飽了又開心啦！」老頑固接着深深嘆口氣。「唉！只要我們老連長在這裏，事情就好辦。」

——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歌聲隨着風勢在山谷中旋盪。

夢與獅子

金陵

我哭泣了，我的兒子，爲父的真正的哭泣了。

醫院裏工作的人走來走去，當他們走過我身邊的時候，他們一個也沒有注意到我，他們忽略了我的存在，是的，這些事情他們看得多了，但對我自己而言，我幾乎感覺全宇宙的憂傷都集中在我一個人的身上，這一點他們那裏能了解呢？

啊，我的兒子，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死，如果你死了，我不知道自己以後會怎麼樣過下去。孤獨的日子，沒有笑聲的庭園，你的房間將永遠空下去，我知道你的母親不會再生育。

「時間很晚了，你先回去吧，我們隨時通知你消息。」宋大夫走過來，這樣勸我。

「不，我不回去。」我謝絕了他的好意，「聽見到底有沒有生命危險？」

「不會的，」宋大夫微笑着說，他的微笑有使人安心的力量，「如果情況正常的話，那是不會的，不過也

不能太肯定，他流血過多了。」

「眼睛會瞎嗎？」我焦灼的問。

「還不知道，」宋大夫說：「現在最要緊的是先讓他活命。」

宋大夫走進手術室，把我留在痛苦的深淵裏。

我幾乎要瘋狂了，尤其是當我不能證實你到底會不會瞎，甚至會不會死，我真的要急瘋了。

我的兒子，我的兒子，你怎知我如何的愛你！

我不知道你那稚弱的心靈裏面到底在想些什麼，你從來沒有讓我發現你，我強迫你做我喜歡的事，但現在，當我想起你那可以算是懦怯的服從，默默的望着我，再鼓起勇氣跑出門去的情景，我就禁不住的心痛如絞。

我怎麼可以叫你那樣做呢？你的身體並不強壯，甚至可以說，是不健康的，是柔弱的，我怎麼可以叫你做那樣的事呢？

你生下來就多病，你現在快十歲了，照理說你應該和別的孩子們一樣的頑皮，但你沒有，每次我下班回來，穿過一大羣追逐遊戲的頑童，我在那裏面找不到你，我常常看見你坐在牆角落裏，不說話，也不移動，像是一具木雕的假人，也許是這樣激起了我的怒氣，我每次都要把你硬拖起來，推到那羣野孩子中間去。

也許是我對你的期望太大，要求也太苛，啊，我的兒子，你是我惟一的兒子，以前不曾有過，以後也不會，我的心情你怎能了解呢？

我怎能告訴你呢？說我要你成爲獅子的後代，要把你折磨成鋼鐵樣的堅強，要你成爲一柄有鋒有刃的小劍，但我如何告訴你呢？尤其是當你哭着回來的時候，我恨不得把你痛打一頓，我要你做一個世俗的叛徒，做一個不屈服的漢子，像你的父親一樣。

可是，我真是那樣的嗎？有誰那樣說過呢？

不！我的兒子。我不是。我突然心如刀割，我怎麼可以這樣要求你？我難道瘋了不成？

「爸爸，隔壁的小牛又欺侮我。」你流着眼淚回來，向我訴苦。

「他怎麼樣欺侮你？」

「他抓住我的頭髮，拚命的拉，我打他，他就用腳踢我，又把我摔倒在地下。」你的眼淚大量的流了出來。

「爲什麼他老是欺侮你？」我憤憤的問。

「我不知道！」

「他打你，你也可以打他啊？爲什麼你不呢？」

「我打不過他！」

「那你可以拚命啊？你爲什麼不那樣做？」我大聲的說：「如果他再欺侮你，你就和他拚個你死我活好了，知道嗎？」

「我不敢。」你怯怯的說。

「不敢？別人爲什麼敢？聽着！下次再有這種情形，你一定得拚命，死了就算了！」我憤怒的說。

你默默的出去了，你那弱小的身軀看來是不堪一擊的，你走路的样子像楊柳一樣的擺動着，你似乎時刻都會跌倒，你擦眼淚的樣子像女孩子，啊，我的兒子，你怎麼會是這樣的人！你不是我理想中的兒子，你來錯了，但是我又不能沒有你，爲什麼我只有你一個呢？我恨你的母親，我現在仍然恨你的母親。

當你週歲的那一天，我們用紅布鋪在桌子上，再擺上一些零零碎碎的東西，毛筆、硯台、小槍、刀劍、漫畫書和一些其他之類的，我們當着親友的面，要看你首先抓起那一樣來。我的兒子，你不知道我心裏多麼希望你抓起那把小劍來，但是你什麼都沒有抓，你呆望着桌子，又望着我們，最後你哭了，我不知道你爲什麼哭，也許是受了驚嚇，也許不是，不過我却有一種希望落空了的感覺。

我怎能告訴你呢？說我自己也是週歲的時候，我的父親看見我抓了那一樣。我真的不敢告訴你，但我却希望你拿起那把劍來，那又是爲什麼呢？我不知道我的父母那時是什麼感覺，但我却能告訴你，當你哭泣起來的時候，你比抓起了一本小書更使我懷喪，我感覺到全部希望的幻滅，因爲你那一樣都沒有選。

我的兒子，你承繼了我的童年，但那却是我所羞於回憶的。你怎麼沒有我的眼神，你怎麼沒有我的嘴唇，你沒有傲慢，你不是我的兒子，每當我看見你卑下的坐在椅子上，我就憎厭你，每當我看見你流淚回來的時候，我就有受辱的感覺。啊！我的兒子，你不了解一個父親的心。

常常我從窗口望出去，在那片綠草地上，野孩子們打着滾，在另一個角落，你和幾個女孩子們在玩着跳繩，常常隔壁的小牛跑上來推你一下，把你狠狠的摔到地上去，你慢慢地爬起來，沒有別的動靜，也許你眼裏